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文獻集

附錄補遺

(二)

黃 潛 撰

黃文獻公集卷之二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杖藜飢走荒山裏。翠眉新婦雪色兒。掩袖嬌啼瘦如鬼。道傍朱門照霜戟。腹鼓泣翁呼不起。金魚象笏供撐蒲。紈袴終然愁餓死。春風秋月哀思多。嗟汝少年奈老何。

崑崙歌寄吾邱子行

翠鸞啼雲天四垂。花龍雙雙神姥歸。金僊憶君淚如水。昌陽落花青藥藥。曾城珠闕揚素氛。開明狺狺環九門。羲和走馬不待人。鯨魚吸海海生塵。若有人兮悵修阻。紫玉參差老鳳語。笑揮如意教雲舞。雲閒鶴雛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玕琪柯。

梓山行贈桑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問姓但指簷前桐。君家本以桑爲氏。胡不種桑翻種梓。桐君采藥不學醫。桑君學醫兼采詩。朝來索我歌梓山。使我閣筆頻支頤。問君梓樹家何處。青山難尋夢中路。但見清風兩袖寬。詩筒戢戢多於樹。長歌短歌亦奚爲。坐看藥籠懸珠絲。種桑種梓俱有術。也應無術醫君癡。

采芝曲贈永嘉林道士

碧峯矗起三十六。老芝千年琢紅玉。帝遣仙人下采芝。迷花失石儻忘歸。忘歸幾載無消息。蟠桃積核高數尺。何日青牛駕爾還。肯念金華牧羊客。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葉如雲屯。芙蓉峯前問行路。宛宛一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弱蘿纖葛手所捫。須臾橫側變峯嶺。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瀏瀏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剎金敗碧逢廢刹。猶以第一名其軒。天明獨去弔遺迹。玉女委蛻空丘墦。樓居西起望明滅。石扉呀若山之樊。罅幽穴險徑沮洳。膝行匍匐不得奔。剗觀崖广架寥泬。雙龍遶雷蟠蜿蜒。紛綸怪狀滿巖腹。熊虎踞伏鸞鳳翥。其餘瑣細無不有。形求像索難具言。前趨林麓卻下縋。俯噶九地窮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辯。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度其背。珠箔忽隨華燈繁。聳身上出指絕頂。碧桐高下彌山園。遙穿蓬艾蹋雲雨。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藩。怪藤如鉤草如劍。舉首仰歎愁攀援。山翁顧之笑引臂。前牽後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欹側過。背汗喘息逾魚燔。陰沈古洞閟星日。雖有寒暑無朝昏。卻行左轉復深入。愈覺慘慄搖心魂。珠纓縹渺現滿月。稽首大士天人尊。拂衣徑逐飛鳥下。青山出沒波濤翻。或云漢人隱身處。彷彿肩背餘苔痕。蛇蟠磬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開墉垣。夜歸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攜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諼。

送俞觀光

寒窗讀書吻政悲坐聞剝啄走啓扉衝風踢凍至者誰俞子訪我繇剡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笑羣兒疑俗物病我不可醫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莫羈鼻端氣息干虹蜺詎能折腰向小兒文章技癢聊爾嬉策勳聖處今毋遲繄我愛子莫助之臨岐躑躅徒嗟咨

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二龍三鳳何繽紛況乃淵源魯中叟適從塵編識英爽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策大廷披腹驚羣后風流斑斑仲與季茅茨采椽絕丹黝獨追古昔寓陽秋稍抉疵瑕到瓊玖卻蟠餘力歸賦詠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戶牖空言可託匪末藝巨筆待援須好手典型未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雨如線奧論微辭煩擊剖追慕政復慚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從遊起死不敢期儻挹殘膏注空朽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爲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蟠桃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墮影霜露白遠遊賦成一朝去翠蓋雲旗暮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鄧君白鹿無消息袖中驪珠三百顆夜深勿近蛟龍宅金華之山青矗天山人看山忘歲年黃精芝草幸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閒石牀醉聽松風眠無爲長歌怨如哭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湖中作

日終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酹胡侯墳。兩槳趁鷗背城闉。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爲吳語如季眞。湖窮岸出水陸分。舍舟登途指嶙峋。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喝道驚春雲。老翁繭足仍後塵。解衣徑眠草爲茵。前趨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微辛。嚴祠高居絕四鄰。傍爲一邱標石麟。升階鞠躬羞藻蘋。拜興有相祝有文。亦或稽首稱諸孫。歸途探幽抉荒榛。下睨塵土多蟲蟻。放舟催發無逡巡。勝賞莫許窮涯垠。開蓬列坐羅簠簋。託名鄉飲無主賓。誰歟解事強討論。欲以窮達爲卑尊。美人今代王右軍。口吐秀句天葩芬。雁行拱立何紛紛。爭言我公詩絕倫。龐眉被褐兩山民。閉目宴坐方申申。艤舟黑亭鴟噪昏。晴楊吹花灑衣巾。裁詩紀實聊云云。愼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衡青日尊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卻抱一經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牛斗。出門大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君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燕昭之事不足云。陛下聖德如華勛。願公功成名遂身早退。魯連小兒能笑人。

茗溪風雨中章德茂同泛

黑風翻江白雨傾。橋欹柁側斷人行。此時惟我與章子。孤舟蕩漾烟波裏。兼葭蒼蒼楊柳黃。浩歌擊舷興

彌長翩然一葉恣掀舞。青山白塔頻低昂。朝過城南暮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章子掉頭作吳語。秋水夜來深幾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閒翠石何蕭森。迴舟少休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烟霧。魚驚龍躍吾不知。披蓑卻入菰蒲去。岸傍羣兒拍手呼。笑言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爲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烟雨圖。

由茗溪出大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至死。陶公乃爲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腐鼠何得疑鵷雛。誰初令我墮世網。久抱磼砢行崎嶇。今晨笑與親友別。烟波泱漭扁舟孤。穹天大澤合爲一。回睨人境茫如無。向來蟻聚安足戀。而取窖束同囚拘。暮投高館燈閃閃。坐談姬孔歌黃虞。是閒幸可容一息。孰與臣朔肩侏儒。汗顏俛首飽腥腐。咄子所樂非我娛。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陋且愚。此生通塞久自斷。豈憂一勺忘江湖。春風二月花蔽野。珊瑚玉樹唯空株。丈夫兒女各有事。爲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方子踐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腐儒共走誇三白。寧知有客臥欲僵。凍骨稜層撐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浮清樽。野風蕭蕭日色死。看人射虎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石餘音慚慰藉。平生萬卷定安施。一紙送我當渠借。

題陵陽牟公紫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邱墟。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佩玉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須。昆蟲閉關水返壑。孰使驪龍遺頷珠。願言保此勿輕出。幸免兒輩相睚眦。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舊隱山之隈。千年士鼎爲誰出。深崖古像松聲哀。鴻飛天上爪在雪。過者莫睨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霍。奔走屬役皆仙才。卷藏瀛海歸一粟。顧盼瞬息生風雷。森然幻有啓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茲入海。樓船烟霧何時迴。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水揚黃埃。九重蠖濩陛下聖。方士未易誇蓬萊。琳宮貝闕長望幸。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吳門寓舍求爲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然爲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攜舊種千竿竹。小裁方斛不盈尺。中有瀟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地脈從誰縮。晴窗脩脩散烟霧。眼底森然立羣玉。豈期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方遠重愁絕。新句未成慚迫促。黃岡之產大中椽。政用材美剞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歲莫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姪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兒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夢中識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遙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急。櫓搖背指龍山渡。翩然一葉舞中流。嗟汝童心得無懼。自我西遊歷三紀。舉目交

朋半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徒步元都觀裏舊桃花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徙闌干日將暮前潮方斷後潮續層波複浪無重數魚龍出沒相後先疾雷槌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但烟霧計程知汝已登陸息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徊起哀慕近聞旱魃肆爲虐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爲我語比鄰莫遣牛羊上邱墓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雙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牀臥聽松風聲秋風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鬱紆遲暮祇自憐卷圖還客三歎息

題周鍊師雲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腳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空暮雲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麟翳鳳者爲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尙春色爲言白石久已爛茯苓無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無迹若爲握手賦歸來永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軀年丁七十氣尙麤撥棄舟楫違江湖塵埃掠面冰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竽寒風蕭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凍蠅密復疏食可無肉出無驢爲我躋履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須一

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橛株拘。嗒然忘言據槁梧。童子穫穫環座隅。笑我腹笥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巖棲穴處多其徒。君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番陽周節士歌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偲偲鬚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螢冬雪頻繼晷。先生愛君不骫骳。君謂先生我知己。遭時戰伐多瘡痏。賊衆乘之作姦軌。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慷慨爲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寇渠本我家奴爾。我將笞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觜。奴挾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匕。曰古復讎蓋有禮。師長之讎視兄弟。我今必也書于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殳斯與弧矢。或云彼衆我無幾。盍募援兵爲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賈勇直前無與比。賊窮擲金計何詭。得金失賊墮其餌。亟取貪夫尸諸市。士氣復振賊乃靡。追奔逐北剿賊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柵既復衆柵毀。生致賊奴泊妻子。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疊疊。凱旋公庭旗旖旎。散遣部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爲吾師刷讎恥。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荆杞。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談且休矣。閉門高臥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曒來與胄子齒。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播茲歌詩侑哀誄。

送李憲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爲公來。今日從公卻飛去。趙北際。燕南垂。道傍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憩烏所依。公毋亟行烏勿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雪柏霜松翳邱壑。一朝輿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儷玉駢珠相照灼。爲言家世本膴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鹿豕遊。敢希鴻鵠翔寥廓。秖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幸分輝。持向山家慰蕭索。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清時雜遝富才彥。笞鳳鞭鸞趁館閣。揮毫成風墨成雨。瑞錦披張分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顧我方爲句讀師。掇拾殘編味糟粕。坐隅童子日呶呶。平生雅意渾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紫供嘲謔。君歸卉木尙餘春。況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就徵官縛。我雖齷齪坐無氈。有客如此良不惡。戲拈筆管和竈煤。爲君聊賦山中樂。

風樹唫爲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邱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遽欲絃吾詩。吾懶言詩子姑去。抱琴聽子風中樹。

題錢舜舉畫

鳥雀鷹鸇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遭搏噬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惆悵。人間萬事無不然。雞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晝永。白雲重重養喬木。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翁翁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飲山淥。我欲從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閟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甕兩醯雞。鵬鷃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睨軒裳猶敝屣。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盃裏。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寞雲海長。目送歸鴻眇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爲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秖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荊棘。牙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爲哉。大官馬連遠莫致。鄰翁綠

蟻浮新醅。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閒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爲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豗。黃冠祕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眞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罍。

七言律詩

送孫君文判官

笑語匆匆似夢中。衣裳俄復判西風。殘蟬落日那堪別。瘦馬長途喜未窮。歲事已空南畝稼。歸期應老故山桐。輿來尙有平生棹。載酒何時覓釣翁。

感舊

華屋山邱不可期。峴峯依舊綠參差。空懷下榻延徐孺。無復乘舟訪戴逵。日暮更聞鄰舍笛。歲寒賴有角弓詩。舊遊寂寞成今古。冷石秋花處處悲。

鳳凰山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淒涼。爲言故國遊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涉迷輦道。雨多蒼蘚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有平蕪與夕陽。

開元宮

誰使藏舟一夕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逕月明瑤草歇。石壇露冷碧桃稀。赤闌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早起

漠漠晴簷散薄雲。獨搔短髮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曉月窺簾欲近人。旋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霧溼衣巾。何人正踏長安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後爾千年開鍵鑰。森然作者見風標。琪花夕日輝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遙。賸欲傾心數還往。高期無使覓蕭條。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彫零半九原。後來英發見蒼然。高標能復居人下。緩步猶須出我前。天馬爲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蓋。可使空回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漫入山公啟。懷袖元無賈誼書。已分耕芸供賦斂。胡令汲引到樵漁。臨岐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雁正疏。

獨立一作遺興

數盡飛花一愴然。壯心迢遞夕雲邊。十年人事空流水。二月風光已杜鵑。過眼青春寧復得。汚人黃土絕堪憐。故園尚有平生約。可使蒼苔到石田。

卽事

南陌東阡草色齊。愔愔門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著雨楊花溼更飛。綠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浮生莽莽吾何計。獨立看雲竟落暉。

予與劉君師魯爲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嘗相識也玆過武林偶遂良覿有喜而賦

邂逅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九日

獨立憑高發興新。霜清露白復佳辰。綠樽在手不解醉。黃花滿頭應笑人。檮邊老僧幽期失。巖南居士新句頻。秋天此日併回首。鵝雁寄書愁未因。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稍覺春風入剪裁。更無魂夢到塵埃。疏枝自送黃昏影。寶篆頻銷白晝灰。世態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擁爐坐聽蕭蕭雪。載酒攜琴也莫來。

蒲團兀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雁長雲天渺渺。晚花寒蝶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

未晞。鵾鷄逍遙端可耳。玉堂何必媿柴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沈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爲社友。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儒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暮雲凝碧坐愁神。

寄朱十八丈判官

金牓淒涼已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來尚有田。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寧問北枝偏。清泉白石多深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朱仲山

異縣關心朔雁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黃葉閉門方寂寂。碧雲回首故依依。相逢賴有梅花約。試踢東風走翠微。

寄友人

縶舟一別雲水鄉。暮川葭荻空蒼蒼。漳濱臥病他年憶。渭北題詩春日長。蘇菁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苦顛狂。聞道茯苓已堪斸。遲子青鞋經澗岡。

夏日漫書

枕上初殘柏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風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落

蒼茫、求羊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逢葉伯幾

水烟沙雨送歸航。楓葉蘆花已十霜。瑤曲天風春夢遠。墨池秋草故遊荒。碧峯又是新迴雁。白石依然舊化羊。一笑相逢卻成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賈氏山房

暝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潯。寒沙細水通幽徑。修竹高楠走翠陰。草草悲歡中夜語。悠悠醒醉百年心。石霜烟月寒無寐。坐聽疏鐘出二林。

送友人之京

偶緣送遠接清遊。烟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笑談未害各風流。百年芳草頻頻合。萬事孤雲故故浮。大華黃河入回首。春風愁絕李膺舟。

答友人

芝掌峯前一盃酒。別離歲晚遞相望。野梅如雪遙入眼。曉雁連天寒叫霜。閉門窮巷燈火冷。回首蒼山雲樹長。幾時抱被卻同宿。愧爾詩筒遠送將。

憶友人

無復高談慰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漫有金臺夢。身後誰傳玉枕書。半畝蒼苔埋壁地。一聲白雪斷

絃初。芙蓉峯下聞吹笛。淚滴春天草木疏。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談笑俄聞變古今。千日卻醒徒有望。九原莫作遂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鍤。此夜誰彈子敬琴。水樂亭西烟草碧。舊遊回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啼鵑。牧童解指看碑路。野衲分耕祭墓田。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烟。

雜興三首

昔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得古寺。風雨漫山連杜鵑。憶別老僧如昨日。待分幽事及他年。春江正綠不能去。勝踐蕭條秖可憐。

幾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葉底孤花猶入眼。竹根稚筍欲過眉。久拋書卷都如夢。閒看香烟偶似癡。寄語平生張仲蔚。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生去滌相如器。朱子新裁賈誼書。百代風流今覩昔。十年懷抱我憐渠。故應曾對談諧樂。也復能容禮法疏。風雨瀟瀟守環堵。秖今可望故人車。

山中夜歸

漫山松葉行逕迷。獨穿犖确幽步遲。驚風低草山虎過。寒月挂樹天星垂。泉鳴荒塚夜牢落。露洗青林光陸離。茅簷抱膝者諸子。歌闋飯牛聲正悲。

旅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搘高枕數殘更。薄遊已倦新彈鋏。舊業猶餘未棄耰。一雨送晴初月色。百蟲專夜故秋聲。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秖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渺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長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猿與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豫章

已覺棲遲懶曳裾。可能爲我強躋躇。一帆秋色紅塵外。千里江關白雁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潯陽潮斷定無書。黃金未盡朱顏在。莫種桃花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夜壑舟無定竟使春天草不芳賣藥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誰憐後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霄擁勝流漂零回首媿沙鷗黃塵烏帽知誰爲白飯青芻復此留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敬亭雲鳥知無恙款段惟須逐後遊

梳頭得白髮

偶逐飛雲別碉岡解纓聊濯滄浪襟懷久已無山水容鬢誰令有雪霜未必丹砂眞卻老何如白首吏爲郎前修未遠斯文在努力無愁岐路長

送韶父先生遊京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弔遺民誰知往事如流水祇想重來是後身棹轡官河風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山南先生挽詩

仰驚喬嶽失嶙峋千載風流可復聞鼎有丹砂輕縣令囊無惹苡詫將軍苧袍歲月孤青簡石室文章閟白雲淚盡侯芭悲獨立短衣高馬祇紛紛

喜方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夢覺秋宵失薜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雨見嵯峨。百年珍重斯文寄。趼足修程可奈何。

韶父先生有詩復次韻以和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邱如隔日。夜床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裹仍仍在。橘刺藤梢一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寄張如心

謬羨侏儒飽一囊。舊遊搔首獨淒涼。連天斷雁初沈日。匝地寒花欲有霜。聞道爲郎須白髮。未殊高枕待黃粱。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傅朋赴江教授二首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條異代得吾賢。宦遊忽過三湘去。家學應令四海傳。北望犬牙連上國。夜占鶉尾直中天。炎風朔雪皆王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峯下駐飛驂。風土遙知久自諳。會有新書稗禹貢。坐聞舊俗化周南。深篁盡日迷山鬼。毒草無時起瘴嵐。珍重斯文強殘飯。漫誇丹荔與黃柑。

送揚州傅學正

全淮控制列城遙。尚想青春虎豹驕。一日江山走珠玉。萬家燈火沸笙簫。喜逢才俊登文署。好頌升平答

聖朝芍藥瓊花兒女事可緣風月逗華鑪

余山

春雲牢落雁無聲沙岸參差石有稜雙屐漫窮芳草逕一龕長愧白頭僧晴濤閃閃翻孤日山木昏昏卷翠藤後夜清風滿遙念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清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滿迴汀斷雲挾雨時時黑密葉藏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歌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消息坐看魚兒點翠萍

遣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髮驚春忽數莖漸覺交遊隨日別強知顏色逐人行百年松檟誰能去五畝烟霞故可耕妄念掃除渾欲盡少游何得尚相輕

次韻方子踐觀潮

潮生潮落有時休朝暮吳兒幾白頭被髮祇誇迎駭浪側身寧解障奔流江吹碧瓦人聲曉雲閃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天在水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踐秋社歸巖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短褐任飛蓬時情冉冉心如醉世議紛紛耳欲聾會種枌榆依漢社共談禾稼續

幽風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閒歲一終。

杭州寄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從。燈火關心夢不通。浪走紅塵眞自笑。舊遊白社竟誰同。胸中好貯千巖秀。眼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雁斷。此懷渺渺故難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閒過船。睡起小窗初聽雨。岸旁垂柳已生烟。坐拋歲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尙喜游從得諸彥。時將樂事寄新篇。

次韻答蔣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談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遽成三宿戀。論心那覺十年遲。酒船漁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塘

百里鄉心海雁飛。三年官況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章德懋同登車蓋山

城南日日望蘇灣。碧樹重重蓋一山。何意茲辰成邂逅。與君攜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通高步。着面和風啓

醉顏。尙愛銘碑多楷則。俗書且勿鬬妖嬾。

重遊毗山

十載重來思惘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烟雲淨。曲逕無香草樹閑。漫遣金樽催白日。絕憐紅粉涴青山。南朝舊迹今誰記。腸斷風流不可攀。

湖州遇葉士心因寄郭祥卿架閣

謝公城下蹋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落月清樽波漾漾。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醉羅衣溼。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濤竟如許。九霄一鵠看橫飛。

大卿牟公挽詩二首

雲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催。夾道共看丹旐去。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香山杜宇哀。哭盡貞元舊朝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望儀型。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死無新爵上銘旌。瓜田方任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舊笏滿床知未墜。翰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遠望仙槎度碧湖。翩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無奈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獵獵。霑衣多露已塗塗。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百壺。

次韻姚子敬教授筠菴別業

故園烟樹渺江關。長愧求閑未得閑。客路獨愁黃葉下。高人正在白雲間。卜鄰儻遂容依止。載酒終期共往還。未害看山仍拄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別程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還及試春衣。忽聞烟際蘭橈動。誰共花前玉斝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黑頭未覺壯心違。亦霄孔翠吾何望。喔喔鄰鷄爾自肥。

花信

已覺尋芳去較遲。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能無恙。試問春風竟不知。斜日游蜂應有夢。野亭立馬已多時。殷勤卻是江南客。曾擘冰霜寄一枝。

草意

澹烟斜照舊離離。漫吐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能自得。若教指佞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南國春來有夢知。留取青青承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闕下口號

遹駿先猷在作人。忝陪多士奉明綸。端闈乍啟清光近。臚句高傳茂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不才何以酬天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爲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遝迂千騎。坐席雍容累百觴。他日同鄉修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得意逢明牧。諸彥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雨露光華映古今。稱慶謬承賓禮重。徵榮彌覺主恩深。少須天詔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千載斯文寄來哲。可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兼簡方外諸友

尋幽偶向靈源宿。卻過雲關望翠微。初日映空千樹立。驚風遶磵百泉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乍別烟霞路易非。幸有潘郎遺事在。何事一鉢去如歸。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迴首路歧長。交游歷落銀河隔。製作紛綸瑞錦張。爲語何時共傾倒。秋床風露已生涼。

寄曹子訥干壽道二同年

憶同鴛立簉天關。清漏無聲虎豹閑。黃榜未開齊望拜。紫衣高唱遽分班。已驚恩出尋常表。更羨身居季孟間。海國鄰疆幸無遠。可容接武向蓬山。

寄別宋推官

目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綠幕追遊盛況忝黃堂禮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計趨走終期出下風

送姜學錄

短褐蕭條兩鬢蒼逢人猶解說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風月傳家舊佩囊此去官曹雖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況聞寮友多華胄休暇過從樂未央

送鹽官傅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髩未斑遙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府靜如山河塘燈火機聲裏墟落鹽烟海氣間歷歷舊遊如夢寐可容乘興一追攀

送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裹寒氈去若飛歲晏忍爲千里別林閒驚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暄風颺綵衣漫使臨歧生悵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閒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詔諸生故未還荒冢草深迂石路高齋月滿閟松關窮年漫迹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垂虹古祠烟樹新。昔賢高致久無聞。畫圖想像空陳迹。譜諜流傳喜到君。春水白鷗分座席。寒泉秋菊薦爐熏。臨歧何限滄洲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遙想郡齋多暇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道傳博士

坐擁皋比十載餘。忽聞飛詔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須小曳裾。燈火尚慚餘事在。雲霄轉覺故人疏。爲言留滯今頭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邱山長

遙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絳帳不蕭條。已驚雨露恩光厚。還喜山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彦。政樂風雩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鄭公鄉。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諸賢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淸不斷絲絲雨。春淺猶生陣陣寒。公事癡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輕風正滿微黃柳。誰與相從試凭欄。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櫺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煜。半簷衰柳故徘徊。謬持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塵土馬蹄何日事。可容良夜廢銜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尙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情寂寞濱。圖畫雲臺非我事。挂冠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耳。相見空慚白髮新。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湛州縣竟何成。凉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依魏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棲身朱墨非君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彥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烟霏。忽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人拔宅飛。游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黃扉。公餘若過滕王閣。爲捲朱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渺碧波中曲檻方欄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九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剩水煩君迴首六橋東

上巖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修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上方燈火青林曲隱隱疏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聞道危樓架沈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窗臨謝傅祠邊樹門對曹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倦游已忘山陰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跡春深礀水出桃花流傳圖畫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目斷飛鴻那可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聞趙繼清調安陸縣尹

慈恩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跋馬望君先數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疑是省親辭太學。驚聞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綵戲。鄉人爭作錦衣看。

題雪竇妙高臺

偶爲清遊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岑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搖千尺浪。鷁飛仍挾半帆風。遙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及此棲身萬人海。舊游卻在畫圖中。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樹不驚風。舊題尚喜苔碑在。高臥無令蕙帳空。我已倦游今白髮。有山如此願長終。

送葉仲輿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翩然一舸犯晨霜。秋來鬢髮依前黑。日射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爲郎。絲綸閣下多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主簿公自爲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如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粱夢覺時。李賀元無樓可記。劉伶漫有鏞相隨。少須海上蟠桃熟。歸篴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髩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擧山陰棹。別去仍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訪舊爭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疏。鳳池不隔同年面。歸及梅花雁影初。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遙。秋風使節下青霄。頗聞僚佐登才彦。應有文章達教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桐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蕩漾宿雲披。頗驚遼鶴歸來晚。正值驪龍睡覺時。百尺珊瑚無地種。六花蒼蔔任風吹。高秋蘭若烟波外。此樂應須久自知。

題寧節婦詩卷

春旗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作傳小裁青竹簡。疏封近降紫泥書。河壖松柏風烟外。階陛芝蘭雨露初。三釜及親殊未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衆羣賢。新渥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中丞遺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千載斯文寄來哲。臨分握手重慇懃。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驛程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送謝仲連小鹿巡檢

而翁許史舊家聲。遺子黃金不滿籯。坐擁齋爐驚歲晏。出乘邊障屬時清。遊山定復多新句。飲酒何妨得老兵。媿我白頭官尙冷。夜深仍對讀書檠。

送烏編修代祀海岳南鎭兼簡明善隱君

承明退直馬如龍。將指祠庭禮數崇。岳色非烟生近甸。川靈藏器出幽宮。周原共識皇華使。禹穴誰陪大史公。亦見安陽韓處士。爲言客鬢已秋蓬。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盡青眼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春秋決事待公等莫戀寒氈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祇有空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巍然要從身後觀餘烈試聽軍中奏凱旋文武衣冠方迭起後先奕葉更綿綿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終南山翠湧亭皋林深未覺蘭蓀變天遠何妨雨露高此去溉根須食實誰分膰馥與殘膏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霏霏滴鳳毛

題丁文苑同年哀詞後

自別瓊林雨露邊江湖目斷繡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遼海驚聞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正芊芊不才後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兩蒼然寒氈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盛談名理繼前賢春生馬首逢迴雁併寫相思入近篇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遡天風上泬寥。共喜彈冠如貢禹。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桴鼓元無用。歲晚弓旌倘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驛程遙。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傅今無策。猶幸虞卿舊有書。江上歸帆隨去雁。年來旅食厭騎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坐厭流塵拂面紅。行攜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楊州鶴。四十年前御史驄。先廟鐵衣猶挂壁。兒郎玉帳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暮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遙。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媿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分臨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聲華舊。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爲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修憲使

久參法從侍凝旒忽擁幢軺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遙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鼇峯接雋游槎散鄭虔無所用幸搜巖壑副旁求

送王止善檢校

官無失政吏無私鉤校寧煩事細微遙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迴春到湖邊驛使稀送盡北來南去客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延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羨漢儒知吏事要觀齊俗變風謠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鳴珂幾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恥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冢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修撰

近聞退直自承明忽報揚鑣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歸不著繡衣行故人尚作瀛州客歲晚無忘魏闕情臨別贈言聊復爾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指揮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靈輀返壽藏予告公朝存舊典疏封泉壤發幽光總戎行復開油幕儻直仍須赴玉堂他日過家如上冢歲寒松柏正蒼蒼

書巢張君挽章

歲晚巢居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隨葉縣飛鳧去竟作遼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船如馬忍見丹旗颺落暉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假蹇湖光無雨亦空濛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與來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腳傲層冰招來盡是雞羣鶴趨附空慚蠭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僊值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渾若曉星稀綈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正欲從君共傾倒莫言與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眞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爲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爲至元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那堪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朱邸雪初消。野宿貔貅靜不驕。綠衣芙蓉分上幕。青雲驥驀度輕軺。龍庭會祭包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下士微臣今老矣。淹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鬢未華。日出公庭來雁鶩。風生老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雲深樹有花。若見君家彭澤令。爲言且莫問桑麻。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號遺民。鍊成假月爐中藥。閱遍銅駝陌上人。魯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忽聞舊唱貞元曲。衰涕能無灑石麟。

六月十二日上京翰林開院喜雨院長開府公俾爲詩以志之

雨浥鶯峯長綠苔佳辰良會玉堂開涼生薰殿宸居近恩予官壺詔使來盡醉不愁騎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作霖正爾須公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道使入朝用故事奉贊納謁于翰林其歸也上介黎括以贈言爲請賦詩四韻以遣之

上聖敷文格遠人外藩修職用儒臣並馳使介踰丹徼特設朝班覲紫宸炎海計程歸路永都亭燕餞寵光新祇承德意勤宣布鼓舞鳶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爲從史直蠻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借才聊復試絃歌屈原故國蘭都長陶令公田秫最多應笑衰翁苦留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達代祠補怛洛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鯨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祕宇祈靈貺出節宸廷振使華殿榜舊誇韋誕筆錦衣重過買臣家相門喬木殊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坐老仙翁曾及清時侈際逢行殿曉趍開豹尾禁林秋宴出驄峯休官尚想英遊並愛客何嫌異味重況乃東陽山水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送李師曾蔣仲善赴春官

憶隨飛鶩上秋天。夢斷慈恩四十年。及此鬢毛俱禿盡。見君頭角共嶄然。計偕已趣軺車動。臚句行聽衛士傳。紫陌紅塵衣易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七言絕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烟沙月又鳴鵑。

哭御史王公十首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鹿世隔蓬萊。

被髮胡爲竟渡河。由來鰕魅喜人過。不須待聽山陽笛。一曲鏖篌哀思多。

早歲棲身擬鳳池。桑田爲海已多時。路人方爲乘驄止。流水生涯遽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時事異。漫令平地有青雲。

金阜原頭草未生。兒郎俄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間母子情。

掉頭東下苦匆匆。徑挾羣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膠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訝來遲二十年。

孤兒思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楚客猶疑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潮落月天涯夜。剪紙誰招萬里魂。
天吳罔象正縱橫。誰認鼇山頂上行。海氣昏昏風雨惡。夢中無路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烟定不迷。應到故山叢桂裏。笑人騎馬聽朝雞。

有感二首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頗聞玉食登蠻果。不獨涪州有荔枝。
漢室需材拔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

葉審言張子長同遊北山知者寺既歸復與子長至赤松由小桃源登煉子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賦絕句十首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巒滃滃青。紫陌紅塵寧有此。十年空負北山靈。
芙蓉峯下南朝寺。水秀山明兩絕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菴高貯碧雲師。
卻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亂雲東。回頭旋覺峯巒別。惟有青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至今香火壓嵯峨。劉郎不是無兄弟。奈此丹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溼薜蘿衣何人爲擘冰壺破共看青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雙白塔幾疑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闌干底始悟從來見處卑

遙憶仙華鶴髮翁清泉白石滿奇胸若爲此日千峯頂更試平生九節笻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伴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休愛人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邱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閑對青山揮白羽世間何物是紅塵

圍棋圖

有客圍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殊癡絕畫裏看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笑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汚狼籍春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

臥聽風水共喧喧起視青空白雨懸祇謂桑田可無恙不知江勢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瑟瑟涼飆五月秋莫謂天公無皂白誤將陰雨怨鳴鳩

故山回首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枝賴有四門張博士不緣風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卻回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祇在浮雲外彈折朱絃喚不來

草長故山獨懷往。苔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年不願餘。

偶二首

久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身第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盡菩賢殊勝行。隨方願啓一城門。

松江舟中偶書二首

山房偶爲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卻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白雲堆裏看青天。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卻山中有白雲。忽見圖畫疑是夢。冷花涼葉思紛紛。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貌不成。翠深紅遠若爲情。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百囀聲。

追和景傳新店客舍壁閒韻

我夢方酣子遽醒。絕絃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淚盡重山宿草青。

灤陽邢君隱於藥市製芍藥芽代茗飲號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苦口時供茗飲須。一味醍醐充佐使。從今合喚酪爲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玉蕾珠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灤河。

春風北苑鬬時新。萬里函封效貢珍。羨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爲一日留。玉堂中夜有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雁。猶及西山半夜秋。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烟。想見春風士馬閑。玉勒錦鞦塵土化。畫圖流落尙人間。

水僊圖

翛翛翠羽映鳴璫。誰遣乘風過我傍。歲晏高堂空四壁。一簾烟雨夢瀟湘。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徹鐃歌曲。來聽完州節婦詩。

宣和畫木石

石邊古木尙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蒼苔落照不成悲。

題高公畫竹木

木葉蕭蕭半欲空。竹竿裊裊不成叢。絕憐意匠經營處。都在風烟慘澹中。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惟恨舟人喚不應。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闊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寐。六街塵土盡濛濛。

送許參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青天萬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韝。挂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若比汾陽恐未多。

甚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身到黃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歎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不敢煩公手自栽。

片雲爲雨出山時。羣物欣欣各自私。收斂神功去無迹。尋常草木竟何知。

住近韓家畫錦堂。不將牙纛詫同鄉。翻嫌相國歸來日。腰下猶懸太守章。

白袍鵲立漫紛紛。遙聽車音共候門。相見唯須飲醇酒。看山看水坐忘言。

南游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天子若思眞漢相。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愁絕燈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藥籠浥慚晚見收。新築沙隄卻何日。欲歸且復爲公留。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匡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

題金德原所藏元暉小景

床頭書畫正縱橫。忽值今朝醉眼醒。起向米家船上看。青山元是舊時青。

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驢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臥古藤根。

贈寫眞

自是清時翰墨流。水邊林下莫淹留。漢皇正在麒麟閣。欲畫將軍博陸侯。

送傅梅溪遷任福州

往歲從君直禁林。相於道義最情深。公車承詔莊行日。莫怪頻頻酒屢斟。

題王南谷大夫自作墨梅詩送傅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染衣不是洛城塵。毫端一綫陽和力。中有江南萬斛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晝濛濛。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斂神功歸化筆。野花啼鳥尙春風。

題陸山長柳州

簇簇春山紫翠圍。瀰瀰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慚賀監歸。

題清鏡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羨公高坐毗盧閣。萬水同汲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獨遡颸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莫落後千年。

次韻答濟公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聽徹貞元供奉曲。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厭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欲過六橋愁路賒。目斷紅雲花島上。樓居縹緲梵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爲雨。雲氣垂垂欲傍花。莫問前村何處覓。垂蘿盤石卽吾家。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閒。筆底春風殊未老。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攜家湖水東。放神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閑卻孤山月一蓬。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凌晨先照最高峯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武王扇暍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四海仁風孰奉揚有道曾孫不忘遠幸均施此遍羣方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鏘金戛玉音聲古抉石奔泉氣勢雄目斷雲車天路永小樓春雨杏花風

題明公畫蘭

吳儂戲筆點生綃嫋嫋幽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瀟水暮瀟瀟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春三月遊左溪癸巳春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祇有山光與水聲尚想元珠密相付免令我慢肆譏評

黃文獻公集卷之三

賦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恆潔志以好修。憑祖先之遺業兮。悵往烈之餘休。粵總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獨貿貿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違郵。攬雋愁以我弼兮。懿前志之爲謀。非夫人察予之衷兮。孰蹈蹬而見收。胡閔勉抱茲獨兮。曠周旋於窮陬。廓私處而莫伍兮。愴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贈兮。竭所獲以交投。卒並轡以疾驅兮。入聖域而彌優。彼獨何人兮。予顧忍恥而蒙羞。惟昔者之擇從兮。極遠討而旁搜。衆雜遝其既多兮。邈異趣之交鉤。紛詡詡以徵逐兮。咸胥顧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勗予以良猷。居怏悒其誰語兮。弦予歌之幽幽。恫惚慌以顧懷兮。耿孤倡而無酬。哀下土之坌濁兮。駭奔飛其呀咻。大龜視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遐遊。廣輪曼曼而靡極兮。忽又惑其所由。非識路爲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輈。羌亢豫以狐疑兮。悵臨岐而夷猶。軫中情之戀嫪兮。思勃鬱而莫抽。噫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爲贅疣。弗瞑眩之是圖兮。何厥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怠兮。悼年歲之易遒。諒予懷之既騁兮。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繆。夫有恃以爲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曾闇兮。維元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立兮。配天地以爲人。曩既學而有志兮。紛遑遑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徵而有獲。緊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於俯仰兮。何有畫而無書。豈至道之元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邱之降神兮。廓人文以宣朗。揭日月於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於難名兮。曰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燥溼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兮。殊鉅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爲。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於無極。揭座右以爲圖兮。開盲聾於千億。謂斯道之匪他兮。在夫人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牆垣爲戶牖。析同異於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蘧終不可使熏兮。堊終不可使黝。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話言於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纘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於窅默兮。孰能求無形於渺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貿貿兮。方鉤深而摘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兮。曾不滿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思誠之遺訓兮。矢頗沛而弗諼。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申誦言以自詔兮。聊抒意於斯文。

贊

閑閑贊 并序

客有談元教嗣師閑閑公於僕者曰。夫閑。無爲也。無事也。公固方外士。亦既登鈞天之庭。而主列儒之籍。烏乎閑。僕聞而笑曰。噎蠛蠓不足以語扶搖之高。蛭蟫不足以語溟渤之廣。安得執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強名者哉。請贊公之道。以祛子之惑。可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委廊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等山林於蘧廬。衆方昭昭。我且于于。孰知夫大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逍遙。與道爲俱。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彙之初。是固軒裳所不能擊。邱壑所不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爾蟲何知。乃罔畏忌。憧彼蚩蚩。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璧圭。千鈞則重。蹶鼠則微。憤激於中。有弗遑計。寧使妖血狼籍沾漬。展也先覺。俾民不迷。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兮。鮫鼉之舞。尚其聞孫。曰予禦侮。

李御史畫像贊

瞳如點漆。顏如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爲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爲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慮以爲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室。取其慮明。則於軒爲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晦宴息。尙要其歸。請爲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贊曰。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逍遙於邱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覘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丰彩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董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閥。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肅穆之容。挺拔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挹其光儀者。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風也。

騷

訟魃

皇亶正直兮。冒下惟仁。肇毓嘉種兮。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凶是司兮。俾閼厥伸。窮千里以遏毒兮。豈此土爲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俶九戹之遘凶。乘陽竊出兮。霍霍隆隆。斥乘輿馬兮。謂肥蠕其猶龍。絳帛彤鞚兮。疾走如風。揚氛壒於澮涂兮。瞻我野其童童。餱糧殫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可食。旄倪僵尸兮。強敔死力。首邱而弗遑兮。胡愍隸之可得。狐狸飽而跳踉兮。腐胔縱橫。藜藿出戶兮。室無哭聲。野蓁蓁其誰闢兮。葬火煜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椓喪而極斯。樂人之死兮。職魃所爲。耗賊大和兮。遏元澤於既施。朋殃友厲兮。出入敖嫉。仰九關而往愬兮。予踆踆其屢止。曰無往而勿復兮。其悔禍之汝嗟。胡披猖而鷹肆兮。將窮蓄乎今茲。扇虐燄於熒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焞其如饋兮。憯薄人之四肢。挺刃欲至兮。狠顧睽睽。曾遺民其幾何兮。矧有秋以爲期。咨汝魃兮。誠忮忍而險愎。憑妖矜孽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兮。何裸身頂目而辟易。有赫臨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斁兮。威不可久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叱咤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戕屏絕兮。鬯嘉生於百齡。磔棄妖孽兮。沈溺清泠。嗟魃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退居田里。或訊其苞苴不修。以爲迂闊。乃倣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於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偭於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邪。今吾子餐醇穌。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藩道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廁英俊之列。曾不能披金閨。歷絳闕。騰驤翕翮。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智能於斗食之末。然且倔勉趨趄。擇地而趨。持下執雌。以踶踔乎泥塗。子之爲術。不既疏乎。於是主人瞠然而睨。囅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毋乃眩勢交之榮悴。昧俗化之隆庳。睹攫攘之利用。而將乘之階陛也。曩者王途嶔濜。猋狡接足。悻悻婷婷。壤壤蠢蠢。川奔猋馳。爪拏角觸。富者蹈顯榮。貧者嬰賤辱。當是之時。毀廉爽行。懷膏潤以賈媚悅者。蓋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權傾位軋。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則火微。以利鉤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黠捷疾。更起迭仆。朝據要津。夕僦鬻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宜顏子殉志於簞瓢。魯連唾睨於商賈。長鶩獨立。蟬蛻滓溷而勿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漱淳源。軼隧農轢羲軒。鹿恩濕澤。旁魄布濩。圓顱方趾之民。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揭貞素。藉禮義之裀席。服中正之冠屨。時則羣公庶尹。濟濟鱗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尚書。原思爲博士。於陵仲子爲大夫。鮑焦給事於黃門。黔婁待詔於公車。邈哉。此非常之際。亘

億齡之所無。由是遐陬裔壤。嵎岸之士。莫不舒翹振華。纓冠縰屨。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麾遵迮。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批捩。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速有時。顯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乃爲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盛時而談叔季。當羣居而言財利。奈之何笑鳴玉曳履之舒徐。而欲挾纖離驟褻以助其騃邪。客乃憮然有閒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名以爲高。矜己以自熹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鞅介嬖豎。厥開富彊。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摯匿膢以要湯。是皆韞不世之閎略。將圖伯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卑己而遑遑。夫以鯫生黔淺。豪補縷拾。退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若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簣而容。度綆而汲。亦安敢肩聖喆而駢立哉。乃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寶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間於乞。與張季藉勢於雄貴。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跡於沈黎。是亦非窶人子之可幾。獨共己嫉命而奚疑。

策問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遽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材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雅黜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澄奸摘伏。因循積久。莫知所以爲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據所蘊以俟爲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爲甚高論也。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絃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專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媮。羣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爲細務。從政則苟道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爲虛文。不幾於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歟。二三子蒙被樂育。以幼學爲壯行之地。可無所熟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爲也。

問。欽惟天朝。建國學爲育材之地。二三子以公卿貴胄。而齒於諸生。其相與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若夫五射六御。干戈羽籥。凡古所用以爲教者。皆未嘗以接於心目。豈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歟。是宜成材就實。有卓乎其特異者。乃或不能無媿於古。何歟。先儒之論學。蓋曰。不可厭末而求本。古人爲教之具。亦有可用於今者否歟。願推求其遺法。將以復于上。而與二三子講習焉。毋徒以空言爲也。

問。國家之患盜。自古而然矣。乃今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閒椎埋搏掩之習。猶有存者。以爲養之未至。

窮而無賴歟。教之未盡。愚而無識歟。則農桑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爲郡縣之治有未善。苦吏急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願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爲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諉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所知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閒緂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版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概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焉。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爲處小人之法。或尙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明良相逢。君子道長。時之所以爲泰也。欲保其泰。有急於處小人者乎。聖人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先。二者以對。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既養之後者。有選法焉。爲法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夫何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漢之徒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唐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今爲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意否歟。品調消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道歟。此區區

之所欲聞也。

問。古之爲國者。必務訓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閒。地有遺力。人多游心。談者率以爲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者衆。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古之爲治者。必正習俗。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所尚不同。故其爲俗亦異。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漢人所習尚者。果周之文否歟。方今之俗。以爲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就寡。以爲質耶。則民多澆淳而散樸。以爲忠耶。則爲吏者又往往舞智以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他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可無夙講歟。試言其略。

問。除盜捄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聖仁在上。威行惠孚。蟻聚之衆。固已肅清。榮色之民。殆將甦息。及是時也。儆戒無虞。畜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儻有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之采。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雷同勦說。併爲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學之淺深也。惟自知之明者。其爲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矣。幸因答問。少攄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爲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所以去其貪談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所勸禁令嚴則貪者有所懲是固然矣今之祿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爲之多禁令非不嚴而貪吏不爲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告以四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爲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取之不同歟由施設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教之以學校而後禮樂可興也其法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册顏淵無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志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盡也今亦有當講者歟尚畢其說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爲貧耶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者亦或有之以爲富耶衣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蓋已多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贍於富家固不能無朘削之患欲使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盧夫兼幷之弊終未易除然則爲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蓋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初不多見也伊尹欲以斯道覺斯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爲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爲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舉而措之斯易耳蓋昔之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舉也

擇官長也。均公田也。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孰於今爲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爲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爲明體達用之學。必嘗究心其間。盍詳悉陳之。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爲空言矣。作事而不師於古訓。則其爲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觀之。則又如彼何歟。諸君子朝斯夕斯。所談者無非經義也。所治果何事歟。幸試以素所講習者言之毋讓。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爲之本。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也。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尙。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若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尙歟。殷之前夏已尙質。周之前殷已尙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固夏時也。今之爲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蓋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國學漢人策問

問。選舉之法。其來尙矣。說者率以爲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

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卽古之所謂德行。唐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卽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自不侔。夫豈文勝其實。誠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惑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歆言。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爲而古書獨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漢儒之牽合拘泥。誠若未足盡信。固所序次禍福徵應之實。果可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爲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安所用。漢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於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爲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喻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問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羣居終日。求於師者爲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宜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講習。釋之者曰。兌爲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爲說。則知友之宜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願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茂明之。毋苟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晉行於辟雍今顧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偏州下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典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略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間歌各三終皆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漢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聲今亦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蒐輯遺文以諗于朝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爲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之議論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頒以專使逮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爲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輒止或者壽昌之遺法至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爲不謬歟徵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爲詳悉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攷之禹有反道敗德之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奢魏之失褊鄭衞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敬讓黃霸

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語時務者。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未喻。幸有以祛所惑焉。

問。尙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尹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果非仲舒所及歟。至敢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摭其言之無怍於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職田之制。其來尙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而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特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焉。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人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概論。廉者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廉也。豈非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乎。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曹參避正堂舍蓋公。而齊國安集。周亞夫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者。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贊。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旨安在乎。固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布衣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純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

既不屑道虛無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亦嘗覽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審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談者謂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尊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昭示乎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不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效顧若是緩歟。夫豈爲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歟。不然。則承流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也。

問。昔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安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難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鮮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掌。固非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

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他官分任其職。何歟。豈其爲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卽古之士與司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三子姑爲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凡天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輟而弗教歟。千乘之國。爲鄉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爲法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也。豈當時國學。須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稟命歟。夫學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祛所惑。敢俟來對。

問。古之造士。必以四術。而莫尙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之缺有閒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爲樂果皆出於古歟。我朝沿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惟釋奠乃有合樂。而未始用以爲教也。其爲樂果不通於今歟。孔子適齊。以童子視端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而可希闊弗講歟。今欲如帝王盛時。俾爲士者無不成於樂。亦有其道歟。二三子游

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爲不久。願具陳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得以詳擇焉。

問。古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也詳。故其爲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爲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洪惟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逮延祐初。乃以科目取士著于令。如種之穫。適逢其時。三歲登賢能之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恆不若偕計吏者之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國閭貴游。恥與寒畯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問。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知。經出于聖人。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立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孰爲得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蓋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奮自儒科。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失。安可無夙講而爲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爲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遂其生歟。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乎。篆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著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教。

不及於萬民。直溫寬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材就其實乎。先生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如此。其弛張損益。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爲有用之學。得無夙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毋以勦說爲也。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風聲既立。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以成俗歟。然夷攻其人。無所回撓。勁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亦有趨辭恭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爲達。廢弛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撿攝衆事。未嘗少閑者焉。清談何嘗爲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聲氣習轉移者歟。稽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江西鄉試漢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爲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爲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

說。

浙江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事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閒。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爲力孰難而孰易。其爲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爲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爲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爲將相之詔閒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爲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重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爲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閒乎。民苦於兼幷而無以樂其生。吏病於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他如交鈔引鹽。近倣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

侯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題

問。孔子告門人。以旣庶加富。旣富加教。牧民而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士會士宜士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爲其教無聞焉。或以爲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若何而可以去漢唐之陋。若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雜著

賈諭

曷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漆枲屩茜筋膠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別。而貝璣丹銀重淵邃谷性珍之產。又皆篝火腰組。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虎豹蛟鼉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顚顚。心計目察。筦者閉者。在篋笥者。匱而藏者。辨之患弗良。聚之患

弗豐耳。辨而良則售益博。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誠千金也。人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廬肆。負楩橐。自廁其閒。而能以操奇贏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囊金適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奠賈焉。方囂譁烟埃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阪夫阪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云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爲寶也。非必燭幽絜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虛懷枵。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儈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羞以汚齒牙也。今之稱爲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賈生以謫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不用。身陷國蹙。爲天下笑。頃襄親值其亂。而曾不悟。反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彼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腑之親。歷試之久。顧於卒然遇主之頃。欲盡去其舊。而惟己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遠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

天下爲既和洽與。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憧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尙肯尤人之短己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安足以知此。徒使如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蒙蔽賢之譏。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敍王事。乃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塡海錄等書上進。又不能無所見所聞之異辭。謹摭其一二。附注于舊文之下。以訂其訛舛。補其闕逸。

僕爲此敍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爲信。及來京師。將取正於太史氏。而新史所紀二

陸公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爲丞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歲丙子五月乙未朔。益王于福州。以爲宋主。改元景炎。升福州爲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實。而大典據傳聞之辭。誤以景炎爲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碉洲。景炎改元之十一月。御舟入海。自泉而潮。十二月。次甲子門。明年正月。次梅蔚。四月。移廣州境。次官富場。六月。次古嚫。九月。次淺灣。十二月。駐秀山。一名武山。一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復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碉洲鎭。碉洲屹立海中。當南北道。自井澳遇風。驚悸戊疾。以至大潮。遇風之日。新史以爲丙子。塡海錄以爲丙寅。越三日庚午。衞王襲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是日午登壇。禮畢。還宮。御鞾所向。有龍拏空而上。身首角目俱全。鱗入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塡海錄以爲祥龍。又以爲龍興。

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

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爲檢校少傅兩鎮節度使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廣東西宣撫大使秀夫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簽書樞密院事祥興嗣立世傑以樞副秉國政秀夫以簽樞稗助之皆未嘗進拜惟劉義以閒官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爲詳而秀夫之官位與新史異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居宙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爲山陵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復上廟號以四月辛巳梓宮發引以八月乙亥永福陵攢宮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御舟次硇洲衆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蕃洋轉拖往占城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曾淵子非宜中也見填海錄而新史不書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爲此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舟發硇洲乙亥至新會縣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庚辰升廣州爲祥興府見填海錄而新史升廣州爲翔龍府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劉義追宜中事無可考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己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錄以爲癸亥夜一鼓後墮廣州南門初隕紅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墮地殷如鳴鼓一時頃止非墜於海中也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弘範拜蒙古漢軍都元帥恆爲都元帥江淮省亦遣範至自漳潮明年正月己酉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世傑就崖山港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

不書。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陳寶以二月戊寅朔降。見新史。而塡海錄及其所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不同。癸未。大戰。恆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恆廟碑不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之明日云。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舟取宋主入己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爲人所執。辱於是擁之負璽。絞自沈。後宮及百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以復州迎降。而國秀在海上。爲祠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松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塡海錄所載已詳。至敍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鬬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閒。無復宋軍幟旗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而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追兵不及。而還至山東。欲向占城。土豪強之。同廣東。乃同舟。議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盧爲人所圖。卽登旄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尸。函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海。後爲其下所殺。見塡海錄。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見塡海錄。新史書秀夫景炎之初。爲簽書樞密院事。祥興之初。爲左丞相而大典於秀夫之死。第稱之曰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簽樞行相事耳。恆廟碑。又誤以端明爲資政云。又盧所談三十年前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寶章閣。見塡海錄。僕爲之矍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他何譏焉。姑敍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日。東陽布衣黃溍謹敍。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溍。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爲物乎。嵌巖鬱空。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爲湍爲磵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迫於風則驚。扼於石則怒矣。若夫釀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涵烟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汩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鰕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蟯蚘投焉。而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瀇滉爾。浡潏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奩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顧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涓滴以相波瀾。祇強顏耳。離歌既闋。風飄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爲先。拊循勸率。具有其法。我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莫重焉。比以受任之初。延登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兼之襟山帶湖。旱潦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盡在其人。而一切聽其在天。可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爲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歲減粟百八十萬石。勤與否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盡人力而已。誠能率而子弟。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見富歲之入。弗減益增。蓄積既多。縱有旱潦。可無乏食之慮。矧今聖仁在上。茂育羣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獎厲而成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東作方興。率遵故常。躬秉耒耜。爲爾農勸。其尙勉之。毋苟以爲具文。而藐藐其聽也。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　三成　之曲　九變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垂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　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矧可度思。辰良日吉。蔵事有儀。感以至誠。尙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尊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冷風馭然。

降神　應鍾羽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安安有位。清廟奕奕。盼鑾潛通。豐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旂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寅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孚顒若。文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齋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罔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茲篚實。肅將忱意。靈兮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　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爲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　與前同

初獻升殿　與前同

太皞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元酒在罇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耒耜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眷言顧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効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純精鬯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　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爾有神同功合德丕擁靈休留娛嘉席歷世昭配永永無極

初獻降殿與前同

亞獻終獻　南呂宮　之曲

緩節安歌載升貳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神具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　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亶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愼終而始進退無違神其祚我綏以繁釐

送神　黃鍾宮　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逝弗留飄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庶回景貺發爲禎祥

望瘞　姑洗宮　之曲

工祝致告禮備樂終加牲兼幣訖蓋愈恭精誠斯馨惠澤無窮儲休錫羨萬福來崇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豈光華之莫續顧習尚之易非惟君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況可得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謂宜益大於先烈遂襲紫而傳龜奈何乎步武之初啓而遽尼於斯嗚呼哀哉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乎奚疑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遺俗方就陋而趨卑曰賢者之有後幸百聞而一窺攀靈車於道周望喬木以增欷踟躕而薦酒爲有知乎無知嗚呼哀哉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爲高顧以文鳴其文斯何出史入經汲書魯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揆序弗猥弗幷維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罔達滿盈蘊英斂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春玉撞發其和平遠彼瞶聾勿使震驚獨抱厥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韶韺乃弦乃歌乃佐武城人趍易良俗失悍獷稚耄熙熙怙爲父兄於穆昌辰文事聿興乃謝靑鞾乃專鑑衡賤華貴實樹之風聲譽欻所及驅騶走霆學徒嚮方俊良用登貌此陋微亦累品評

贊邑海壖。遺則是徵。擇士藝閘。緒言是承。庶終惠我。勉夫兢兢。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爲幽爲明。有煒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烟慘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馳辭侑觴。式昭哀誠。

祝文

謁先聖

忝繇諸生。蒙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茲。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睿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潛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厥有著令。潛祇事云。初肇以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潛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祇役告虔。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國學遷設先師配位祝文

釋奠上丁。國之通祀。四賢竝侑。厥有舊章。穆卜靈辰。具嚴廟像。奉遷改作。伏盧震驚。庀事云初。敢修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茲久。旅楹故敝。惟新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廟庭清謐。伏懼驚誼。菲薦陳誠。尚祈照鑒。巍巍聖師。廟祀惟舊。增新崇構。有覺其楹。既固既完。式芘俎豆。吉蠲薦告。冀茲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黃溍等。敢昭告於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爲名臣。歿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邱。高山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神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溍。敢昭告于先考祕丞府君。溍蒙賴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卹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溍繫於職守。不得躬展齎儀。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溍。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氏。溍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

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祇薦於慕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太廟時享祝文二首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錫羨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弈弈。列聖端臨。蔵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告具。昭薦孔時。茀祿是承。永世無斁。

表

翰林國史院賀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懽。臣鄰肯慶。欽惟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懋昭。月籥天池。揚風霆之號令。蘭臺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鼇禁。簉跡鵷班。黼黻丹青。莫寫化工之妙。梯航玉帛。惟觀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正旦表二首

元枵紀歲。新歷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肅儀文而稱慶。覆臨所暨。抃蹈惟均。欽惟陛下。駿惠先猷。丕昭嗣服。體元建號。道允協於重華。備物隆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天貺。式迓春祺。臣等忝職教庠。參陪班序。鴻鈞一氣。難名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

七政旋杓。回陽和於蒼陸。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候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獲旅千官。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算。永固丕圖。

國子監賀聖節表二首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騰懽。欽惟陛下。祇遹文謨。丕隆舜孝。雲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爲。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斂時五福。賴及萬方。臣等忝職儒紳。欣逢瑞節。播南薰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

殫度明堂。允協乘離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陛下。宅心淵粹。凝命穆清。長樂承顏。昭聖人之孝治。金華勸講。開天下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策。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薰絃。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國子監賀册太皇太后表

德爲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益謹於漢儀。備物隆名。熙朝盛典。欽惟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黼座端臨。念皇慈之保佑。綸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事遠過於古先。慶旁流於中外。臣等幸專教席。獲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遙瞻廣內。睨齊天之睿算。永奉慈闈。

國子監賀册皇后表

顯册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懽同華夏欽惟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剛健允符於乾德自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濫司教事欣覩彝章闚睢正始之風四方來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肅稱元曾欽惟殿下道光內治德配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端辰哀時多祉臣等忝司教育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瑤池日永歡騰萬歲之呼

國子監上太皇太后賀册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茂衍徽音之嗣驩騰禁掖喜浹寰區欽惟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建中壺之表儀式資婦順流輝華於椒屋增輦固於蘿圖臣等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歸於王母

中書省賀正旦表

歲臨析木藹瑞氣於神皐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朝嘉會萬福來同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凝命上元宅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震器夙成俾橫經而就傅謙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惠綏羣黎函蒙慶澤臣某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莫贊皇猷之盛玉卮稱壽願增寶歷之長

中書省賀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己。瞻龍御之當陽。縟典載行。輿情胥慶。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本。天開華閣。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荐膺多祉。臣某等忝居政府。肅領朝儀。接武泰階。莫贊無爲之化。發祥神筴。願綏有永之年。

牋

翰林國史院賀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懽騰廣內。喜溢羣工。敬惟殿下。淑德純全。徽音夙著。中襲黃裳之美。恪謹柔儀。上侔紫極之尊。永綏吉履。肇臨穀旦。並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獲陪班序。化行宮壺。願新彤管之書。慶衍家邦。敬上玉巵之壽。

國子監賀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壺。隆名載舉。孚大號於外廷。治首六宮。獻形八表。敬惟殿下。性全淑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輯彌文之盛。翬衣褕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亶爲鉅典。臣等叨居黌序。獲綴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中書省賀皇后正旦牋

璣衡密運。回玉律於青陽。翬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壺。喜溢大廷。中賀敬惟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生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庀職宰司。筮班元會。載新椒頌。展盛禮於三朝。永固蘿圖。登齊年於萬壽。

公文

代湖東憲使請立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宏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修己而治人。粵若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尤屬於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啓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矜。視時髦之傑出。斐斐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懸車。復興歎於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樽。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結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型。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啓

謝鄉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三日。蒙恩賜同進士出身者。祇命以還。撫躬無措。載循忝冒。亶有寅緣。竊以詩詠思皇。侈成周之多士。史稱開出。彰大漢之異材。垂照來今。蔚爲盛際。然必鄉書上獻。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置太常之籍。凡皆重乎其始進。是故擇焉而愈精。昔在熙朝。率由茲道。矧右文而興治。若先烈以敷猷。蒐曠典於三紀之餘。徠羣英於千里之外。夔夔束帛。殆幾登然而有聞。于于纓冠。孰甘暝若以自後。棘連闈而並樹。袍何白以太紛。惟薦送之定員。實抑損於舊制。加以文非可習。蕩無渠度之可稽。業有專攻。競出管闚之餘見。遑辨麗者。或乖雅馴之體。獵幽眇者。或昧精微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戛乎難哉。自非精鑒裁以持衡。攬英雄而入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闢賢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舉。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潛者器質窳陋。術業疏蕪。簉迹英躔。猥玷譽髦之造。晞光華旦。謬充跅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迂。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俟三獻而遽收。出諸塗泥。輒與十朋而前列。辱采甄之及此。顧甫譚其奚堪。粤陪方物之陳。薦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衢室之諏。牘奏森羅。煥爛上方之札。盍少俾於末議。庶無負於殊知。夫何鼓己至於再三。威實臨於咫尺。廛終條對。靡中題評。挾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存而勿去。偶同矍圃之賓。叨綴第以

爲榮。省流恩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導揚德意。砥厲文風。假華袞之寵褒。曲垂薦籍。致薤旒之過聽。獲預幷容。潛敢不勉企前修。益圖後效。鞭駑附驥。豈十駕之難追。磨鈍爲銛。尙一割之可用。上酬亨遇。次答隆私。激烈情深。鋪棻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昕陛。贊邑海壖。榮命載行。輿言胥慶。惟右有詳延之禮。肆時多閒出之材。於皇昌辰。聿新曠典。文揚初啓。類霑優渥之恩。英彀重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見謂得士。州縣豈徒勞人。蓋將任以事功。必先養其譽望。某官卓乎懿行。允矣令儀。獨抱遺經。詞章固爲餘技。究觀當世。設施匪事空言。粤策雋於鄉闈。逮旅陳於方物。裒然高舉。籍甚能稱。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膺妙柬。式副旁求。日昃彤庭。既親承於大對。天臨黼座。宜密近於淸光。侈是際逢。胡然引卻。姑一登於選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綍餘。稍甦疲瘵。佇聽疇庸之美。亟觀圖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覩茲盛事。雲霄直上。詎爲儒者之榮。膏澤下流。上慰斯人之望。聊攄悃愊。少助忻愉。

通李州判啓

潛登上第。臨佐偏州。偶緣臭味之同。遂託雲仍之雅。輒憑書簡。庸候車音。恭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杞宋之莫徵。大册高文。卑晁董之所對。科目之士。於斯爲盛。州縣之職。夫豈徒然。竚展材猷。力裨治化。風行草偃。里無珥筆之民。川泳雲飛。座有彈冠之客。載新觀聽。允賴作成。屬當視籀之期。敢後

典籤之訶。某衰遲漫迹。惕息素餐。忝冒謂何。久自慚於揚粃。瞻承伊邇。幸毋爽於及瓜。拱俟晤言。悉攄下悃。

書

上憲使書

某烏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菲薄。猥以充貢。由是昧昧於一來。庶幾求伸其所欲爲。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輒不敢踵門納謁。以速誚讓。庸藉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某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出與者。曰風俗。而風俗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修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國家剗除前弊。改試爲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卽鄉舉里選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闕焉未著。豈風俗實爲之與。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者。不知其幾人。雖有壞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卻而羞與之比。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閒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爲凡物之適於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奈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

狗勢者之咎耶。伏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爲職。其於俗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其未可以爲細故也。某生而寒微。賴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幸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其實也。某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嘗竊窺之。而未始敢以爲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庶乎親承明問。以少舒其平生之素。計日俟命。不爲不久。而寂焉無聞。彷徨躑躅。欲進而不能。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某。而某方汲汲焉。若有求於上者。其爲滯留澳涊之狀。曾不起人厭薄之心。而重風俗之不美也哉。某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顯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絕之。明公事也。非某敢知也。惟明公不以某之進退爲嫌。而以人才風俗爲念。幸甚幸甚。

傳

柳立夫傳

柳立夫者。名森。富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脈。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德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牽謝弗取。卽取。取足自養而已。亦用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淵。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

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悲之。乃議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黥立夫。當吳公盛貴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嘗用比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輒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豢貴驕襲美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卽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歿。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瘉疾。弗爲報。立夫嘗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償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他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劑熇之。方冬沍寒。而立夫言如此。他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嗛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處我。趣歸而浦。無用是汚我也。里中子乃大慚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左曹君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善。嘗弟畜之。而稱立夫賢有道者。皆寓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疾。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脈圖。有可用方。今江淮閒。類多襲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

愴殊絕之行著於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屬文年十六盜起里中器之盡室走辟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氏藏處遂爲所得將殺之劉懼祈哀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卽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奇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器之旣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乃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于是常盡力其所事昼夜如恐不稱以此得無辱困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乃使受學羅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壻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禁中被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太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當改調器之自念拔羈虜官七品是有以復其母矣乃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旣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問始來又十九年乃歸閭巷之人皆爲欷歔歎息焉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爲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朞器之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且自爲文以祭其言惻愴惻怛

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踆踆然爲卑讓君子哉。迹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顧。誠亦能勇矣。至身爲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豔也。彼固隱忍畏約。以有所待。獨死爲難乎。故曰。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他日然後信耶。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宗時。爲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以貶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爲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晬。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爲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東陽黃溍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今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邪。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爲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閶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

疾。醫不能療。則剔股肉以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效。莫知所爲。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己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割焉而開。若啓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雲復合。而天深黑。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就灌灑。遂翛然而蘇。不覺疾之去體也。詰旦。母平復如常時。今年已八十餘。身愈康強。四方大夫。多爲詩美其事。蜀郡虞公爲之序云。

金華黃溍曰。曾子固氏有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難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以予所聞梅氏子事。談者誠近於過。夫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恥躬不逮。則載而傳之。曷可已哉。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爲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夢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恢疏。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閒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掇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爲博士弟子員。亡何。當以優升解褐。值德祐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爲激詭巇絕事眩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

部。知先生賢。強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顧。銓曹謬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偉貌美髯。談辨絕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爲厲己。而與謀中傷之。然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爲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爲文。雄肆俊拔。颺駾水飛。一出於己。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爲夢彙六卷。癡彙六卷。聽雨留彙八卷。藏於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潛惟我曾祖左曹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潛之蒙鄙劣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隕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麻我厚矣。而潛安足以永先生之存。庸疏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爲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制

二程子加封制二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睠言往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

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緊百世之眞儒豈追崇之可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孚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緜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册胙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毘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至順二年九月日黃溍行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嘉其能得朋而懼夫樂之或過其節也爲之箴曰天壤之間並者生人矧曰同類其有弗親孰予之從來之紛若毘善何信毘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適莫惟德是徵復而朋來實用無咎坤以喪朋厥慶終有一陽之至我其竢焉三陰之聚我其舍旃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曰損矣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之毘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謹爾類交游司規敢告閤隸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爲潞州著姓。康惠公金末舉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餘年乃致其事。樂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每考論古今治亂盛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恥於干進。屏居閭巷。閉門授徒。遠近負笈而至。翕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商公挺、王公博文、魏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與之交。郭公彥通。於公爲父執。名能知人。見公魁頎偉岸。謂忠獻公曰。此郎骨相殊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藩閫聞公名。將辟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原縣簿。又辭。臺府交章舉之。亦不起。一日幡然曰。大丈夫罔不能俛首州縣。方今朝廷更化。政治聿新。招徠衆正。材俊林立。獨不可與之並遊乎。乃束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楊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裕宗賓天。楊公遂延致家塾。俾諸子弟師事之。翰林諸大老奇其材。剡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銓曹調公主梓潼縣簿。非其志也。忠獻公方爲夔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忠獻公出峽。泝襄江。還漢中。日以奉溫凊具甘旨爲事。忠獻公勉之入仕。復北上。三十一年。成宗皇

帝臨御。首命詢訪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關中。陝西行省。因俾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馳乘傳以進。時武宗仁宗俱未出閤。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邊。仁宗特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成宗。特旨除太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寢。昭獻元聖皇后幸覃懷。公以宮僚從。戥衞卒無敢侵奪民居。在覃懷四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成宗陟遐。神器暫虛。宗王大臣。密謀搆變。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從兩宮還京師。遂與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等。力贊仁宗。削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武宗入正大統。仁宗即承制。以公爲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閒。於閭閻之幽隱。靡不究知。損益庶務。悉中其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以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公不爲之少自撓也。居亡何。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宜出於嗣天子親擢。今鑾輿在道。臣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寄。仁宗不許。則逃之許昌。築室於陘山洪水閒。若將終身焉。夏五月。武宗即皇帝位。仁宗爲皇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上。遣使徵詣闕下。至大三年春正月。入覲武宗于玉德殿。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先太母命爲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眞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爲己任。慎賜予。重名爵。裁太官之濫費。汰衞士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新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剗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慎

擇而已。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佑之如此。眞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言于上。俾殿外藩。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容。方是時。朝野乂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欲然不自以爲功。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上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尋賜爵秦國公。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上在潛邸。嘗因公所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頲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命繪公象。勑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父母于潞州之先塋。上勞送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秦國公。大詔令皆公視草。史册所記。亦公手自刪定。辟置官屬。多時之聞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爲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眞材以爲用。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年春。遂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於廷。仍命公爲監試官。秋七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頻年扈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解其政柄。復授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居散地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燕閒禮遇尤至七年春仁宗奄棄羣臣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己妄構誣言盡收前後所頒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讀學士嘉議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恆謂人曰吾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曲宥俾遂閒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上聞而悟其爲譖也恩意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於股醫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地於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之某原遵遺命也公薨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今天子念舊圖功加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氏昭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宇量閎廓材略過人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謀議既非外閒所得聞他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泰常而國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元爲之記公詩文

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潛幸辱從兩人之後。濫廁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猷。命潛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采擇。義不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